

13

福建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44234/30

福建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内部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25印张148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40

书号: 11173·37 定价: 0.73元

目 录

萨镇冰生平及其轶事·····	陈贞寿(1)
萨镇冰在辰溪·····	曾国晟(50)
林森行略·····	刘 通(53)
林森史料补遗·····	林成奇(59)
我所知道的陈宝琛·····	郭肇民(63)
严复先生及其家庭·····	严家理(78)
严复与二林·····	严家理(92)
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	吴家琮(96)
林琴南轶事·····	胡孟玺(104)
略谈辜鸿铭·····	沈来秋(108)
李良荣的一生·····	李以劭(120)
黄埔同学李良荣·····	黄 维(131)
李良荣在三十六师时期·····	宋希濂(135)
李良荣印象记·····	张圣才(139)
厦门的洋行与买办 ·····	厦门市政协洋行史料征集小组(145)
福州英商卜内门公司·····	余德舜 王东之(167)
善后救济总署在福建·····	黄毓沁(180)

萨镇冰生平及其轶事

陈 贞 寿

萨镇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历任清帝国舰队舰长、海军提督、巡洋长江舰队统制、海军大臣等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又从吴淞商船学校校长、淞沪水陆警察督办擢升任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福建省长等职。北伐军入闽后，不为蒋介石所重用，赋闲在家。他对蒋的反动独裁统治深为不满，后赞助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被任为福建省省长。抗日战争期间，以在野之身，漫游各地，足迹遍西南、西北。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福州，晦居于乡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二年病逝，终年九十四岁。

萨镇冰从清代到新中国诞生，饱经动乱，近一百年。他一生的活动，贯串于中国近代海军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本文以萨镇冰的生平为主线，以他各方面活动为主要内容来叙述，有详有略。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难免有遗漏或错误之处，望读者加以指正、补充。

一、萨镇冰的家族概略

萨镇冰，字鼎铭，原籍雁门（今山西省代县），一八五九年

三月三十日（清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福州。萨镇冰的先世萨拉布哈，原名思兰不花，为西域回回族（答失蛮氏）。蒙古帝国征服西域后，把治下的西域和中亚等地人称为色目人。所以，萨镇冰的祖先是色目人。

萨拉布哈因辅佐元帝创业，屡建奇功，深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命仗节钺”（按：节是符节，钺是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权力的象征）。他的儿子阿鲁赤，因有膂力，元英宗时，留镇云代（今山西省大同县、代县一带），遂居雁门。阿鲁赤的长子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是元朝著名的诗人，泰定进士，官淮西、江北道经历，后任南台侍御史，赐姓萨，这是萨氏家族受姓的开始。后来萨都刺因弹劾权贵，被贬到福建任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知事，晚年寓武林，常游山水，卒于方国珍（江浙行省左丞相）幕府，著有《雁门集》。阿鲁赤的次子野芝，字天与，任江西建昌路总管，生仲礼，字守仁，元统癸酉进士，官福建行中书省检校，遂定居闽侯（今福州），后来成为福建的望族。这是萨氏家族定居福建的始祖。萨镇冰是萨天与的十六世孙。

到了萨镇冰的祖父，家境开始衰落。祖父名九畴，字聿藩。父名怡臣，字怀良，号纳吉，前清秀才，是一个寒士。平日以教读为生，福州孔庙每年春秋二祭时，他常任赞礼官，指挥许多童生和乐生演习礼仪。他的父亲死后，因萨镇冰已贵，曾受清朝诰赠“建威将军”^①。

萨镇冰家学渊源长远，不但萨拉布哈祖孙一辈是元朝的名阀、诗人，在明朝亦“代有达者”。清时，从“康熙迄光绪，登科第者五十余人”^②。到了现代，仍才器辈出。如前厦门大学校

^①《雁门萨氏家谱》卷三上《世系录》。

^②江春霖：《先芳集》序。

长，前中央研究院院士萨本栋，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前清华大学教授、留美博士萨本铁，曾赴美国讲学；萨镇冰的儿子萨福均，在美国波都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任前铁道部司长，解放后任成渝铁路局长、四川省人民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萨镇冰的孙子萨本远，清华大学毕业后，亦曾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又如，最近（一九八〇年五月间）由美回国探亲的萨支唐博士，他是萨本栋的儿子，现代半导体物理学家、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他们在国内外都享有声名。

萨镇冰幼承家学，七岁受业于名师王崧辰，读经子诸书，接受正统的孔孟学说。这对他前期思想，在几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都维护保守势力，有着深刻影响。

二、早期的海军生涯

一八六六年七月十四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我国三面濒海，各国火轮兵轮直达津沽，藩篱几同虚设，商务减色，漕运艰难，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又称：“福建马江一带，水深土实，开漕濬渠，可为建厂之地。”他主张仿照西法，制造兵轮，用以装备海军。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这个建议，遂在福州马尾筹备设立船政局，筹办造船厂。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推荐林则徐的女婿，适丁忧在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楨，继任福州船政大臣。沈是福州人，到任后，“购机器，筑船坞”，设立船政前学堂、后学堂（一九一三年十月，前者改为海军制造学校，后者改为海军学校），招生学习制造、驾驶诸术。于是福州的马尾便成为当时中国海军的一个主要训练中心，成为中国海军的发源地。

萨镇冰青年时家庭生活困难，父亲的收入不敷维持家计，曾

因无力缴交房租，把原住在福州澳桥下的家，迁入萨家祠堂去住。生活困难，迫使萨镇冰放弃科举致仕的道路。一八六九年，他考进船政后学堂第二期。学堂规定各子弟饭食由船政局供给，每名另给月银四两贍家。萨学天文、驾驶，一八七二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同期毕业的有林颖启，陈文庆等十三人。后萨被派到《扬武》等兵舰见习。当时，闽浙总督购进《海东云》号兵船，为巡缉台湾沿海之用，他曾任该船的二副，因消灭海匪有功，记大功一次。一八七五年航行海外，经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地，至日本而返。这是萨镇冰第一次出国航行。

一八七六年冬，沈葆楨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洋员日意格（Prosper Gioquel，法国人）带领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以及学习制造和驾驶的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时萨镇冰十八岁，因毕业成绩优异，早为沈葆楨所注意。第二年，被选派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 in Greenwich, England.）学习驾驶。同时出洋留学的有严宗光（后改名为严复）、林颖启、刘步蟾、叶祖珪等人，这是我国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萨镇冰在英国学习结束后，调入英国军舰实习，学习“操防、排布、迎御之法”航经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非洲、印度洋等处。海上实习结束后，又学“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并参观工厂、以广见识。据李鸿章奏议《出洋肄业在事各员请奖摺》中说到：“学生中成绩最优者……如刘步蟾、蒋超英、萨镇冰之于驾驶，均能始终勤奋，得有实学者也”。一八八〇年三月，萨镇冰学习期满，成绩优良，离英回国。

这时，清政府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马尾造船厂又制成《澄庆》兵船。回国后，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萨镇冰则被任为《澄庆》兵船的大副。一八八二年，萨镇冰调任天津水师学堂正教习。他授课认真，对于功课好的学生，常以私物奖赏，如给时

表之类。课外常教学生用锹铲在操场上挖筑炮台。学堂总办吴仲翔是个文人，不喜学生做“粗事”，当学生踊跃动手时，萨镇冰总在场边巡风，以防吴仲翔突来视察。萨镇冰睡的是一张特制的窄小的木床，和船上的床铺相似。他的理由是“军人不能贪图安逸，在岸上应和海上一样”。当时，黎元洪等都在这个学堂学习，和萨镇冰都有师生之谊。后因义和团事变，天津水师学堂被毁，萨镇冰又亲自勘择烟台滨海之区作为校址，筹办恢复事宜，继续为培养海军人才而努力。

一八八四年，海军分成北洋、南洋两舰队，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舰队有《超勇》、《康济》、《威远》等舰。一八八六年，萨调为《威远》兵船管带（管带即舰长），第二年又调为《康济》练习舰管带。他在舰上常常教学生荡舢舨、泅水、打靶，以此为日课，也以此为娱乐。驾驶时，也专用学生，不请船户领港。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曾说，萨太肯冒险，专爱用年轻人。但是，萨镇冰所在的军舰，却从来没有失事过。这样，萨镇冰在海上又生活了近十年。

此时，北洋舰队发展到拥有各种舰艇二十五艘，正式配套成军，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九、把总九十九。一八八八年，萨镇冰已晋升为参将，一八九四年授副将衔，仍为《康济》练习舰的管带，后补北洋海军精练左营游击。萨镇冰此时的地位，虽比不上同期出洋留学的刘步蟾等人，但还算是平步青云，可谓一帆风顺。

三、甲午战争中刘公岛陷落的前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过长久

的友好往来。但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征服朝鲜和中国，妄图使日本成为统治世界的“八紘一宇”的大帝国。

一八九四年七月，日军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甲午战争爆发于朝鲜国土，战火蔓延至中国的辽东和山东半岛。当时，萨镇冰奉命守卫威海卫附近的日岛。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部的东端，面海背山，是渤海入口的南大门。港口南北两岸，构成弧形地势，口外有刘公岛、日岛天然屏障，凭扼险要。南岸有炮台七座，火炮四十九门；北岸有炮台十一座，火炮四十三门。刘公岛有主炮台两座，火炮十一门；日岛有炮台一座，火炮四门。北洋舰队十五艘舰艇泊于北口，水陆呼应，十分得力，日军要从海上正面进攻是比较困难的。但陆上所有炮台的炮位都是固定的，只能顾及海面，不能旋转向后，无法防御来自后路的攻击。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应有的防御能力。且守卫炮台的，又是战斗力很差的北洋陆军。因此，日军施展了旅大作战的故伎，从后路抄袭威海卫。

一八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日军发动总攻，首先占领了各陆路炮台，然后在这些炮台火力的掩护下，进攻海岸炮台。守军刘超佩出逃，南岸炮台被敌攻陷。二月二日，敌攻北岸炮台，统领戴宗骞兵败，只身逃到刘公岛，服毒自杀，日军不战而占北岸炮台。三日，日军利用被占领的南北两岸炮台联合海上舰艇夹攻刘公岛、日岛及我港内舰队。由于李鸿章“保船避战”的怯弱方针，以致港内北洋舰队，只好被困待歼。

原先守卫日岛炮台的有三个西洋人、四十名步兵、二十五名水兵。后来，萨镇冰亲自率领三十名水兵赶来增援。炮台有四门炮，两门是英国式的七吋径的地阱炮，两门是速射炮。据当时身经这次战斗的洋员肯宁咸（Alfred Cunningham）在他的《乙未威海卫战事外纪》一文中记载说，萨镇冰“在日岛被攻时非常

奋勇，冒着不绝的炮火，亲自守着速射炮”。

战斗一开始，日岛即当着三面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后，更成为攻击的目标。这些炮都没有炮镜，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这是很危险的。可是萨镇冰率领的那些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七日，日岛炮战最激烈时，一门地阱炮扑倒，妨碍了他炮的使用，而厨房、驻所同时被焚毁，弹药房亦发生爆炸，炮台遭到日军从陆上射来猛烈炮火的轰击而被摧毁。萨镇冰在这危急关头才发出信号，请示丁汝昌提督。据另一洋员泰莱（W、F、Tyler）在他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日军入据两岸之前不久，旗舰接一信号来自西垒之一炮台，此乃守将萨镇冰所发，请示于提督者也。被延至最后尚可退出之时始发此信。其他海军炮台之守将则不待命令，不须请训，而径遁矣。惟萨君行事，恒求不逾规矩”。在肯宁咸的文中，也提到“丁提督等决定把这炮台放弃，八号那天，日岛的兵撤退了，军官和士兵都回到刘公岛”。这说明萨镇冰当时守卫日岛是很勇敢的，连外人都交口称赞。他退出日岛并非临危脱逃，而是经过请示，奉命撤退的。可知八号之后，萨镇冰已在刘公岛了。

四天后，由于山东巡抚李秉衡按兵不动，丁汝昌弹尽援绝，服毒自杀。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署《镇远》管带、护理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右翼中营游击杨用霖，护军统领副将张文宣等先后殉难。刘步蟾和张文宣是服毒的，杨用霖愤极用枪自杀。据泰莱记载，当时“海军将弁数人来求毒药，予等拒之而讥其怯懦，此诸人中，其二后为海军总司令，其一后为海军总长”。但泰莱所指并无具体姓名。二月十二日，洋员浩威（美国人）假借丁汝昌名义，起草了投降书，“管带闽人某译华文，牛昶炳署以海军提督印（按：牛系威海营务处候补道员）。黎明，《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边（北）艇，悬白旗，诣倭军乞

降，于是舰队十一艘及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尽纳于倭，我海军遂扫地尽矣。倭人乃以《康济》练船载汝昌并宗騫诸棹还燕台（烟台），纵水陆将士居民西渡”^①。

十七日，日军进入刘公岛，根据威海降约第十条，日军“伊东提督又许《康济》不在收降之列”，“以供北洋海军及威海陆路各官乘坐回华”^②。据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署北洋大臣王文韶给清政府的电报云：

“据东海关道刘含芳等电禀：初九日戴宗騫，十七日刘步蟾，十八日丁汝昌、张文宣，二十日杨用霖，均先后殉难。水陆阵亡者二千余人，受伤可医者三百余人，生还者水师约三千人，陆队约一千六七百人，百姓约三四千人，护军营官袁雨春、李春庭、余发恺，水师管驾官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李和、林颖启、萨镇冰、程璧光、兰建枢、吕文经、黄凤球、陈镇培、林文彪、潘兆培及大二副、正副管轮精练后营营官刘学礼、学堂委员李继纲、机器厂委员张尔梅、杨作宾皆同来，陆路现未到齐，逃人尚未查清，水路民船来者，风浪击破淹冻而死者一二百人，昨《康济》装烟（烟台）兵民一千有零，灵柩六具，阵亡之刘、杨及已恤之《济远》大副沈寿昌、未恤之《广丙》大副兰翎尽先都司广东大鵬协右营守备黄祖莲，于正月初五日奋勇御敌中炮阵亡，应请陈奏。惟张文宣灵柩，该营差弁不听分说，强坐民船，不上《康济》，至今未到，现派差弁分投迎探，风大尚未寻著。已到之柩，均暂停书院，外国提督领事均来吊慰……。”

由此可见，萨镇冰是在上述十三个生还的水师管驾官之列。

①《东方兵事纪略》卷四《海军篇》第七。

②《中东战纪本末》。

这十三个管带中，除叶祖珪早死外，后来任过海军总司令或总长的，只有萨镇冰、兰建枢、程璧光三人。按当时清律，“苟丧舰，必自裁”，“船沉人亡”。刘步蟾之所以自杀，是在十二日，他所带的《定远》舰被击沉，恐为敌所捞获，十六日用水雷将船身轰毁后，于是夜仰药死，“船已与亡”，志节凛然。原《镇远》管带林泰曾，因船触礁，无法补救，已先畏罪自杀。杨用霖原是副管驾，舰亡后自杀。萨镇冰所以没有用其他手段自裁，大概是他所带的《康济》舰没有被击沉的缘故。在浩威起草投降书时，“管带闽人某译华文”，此人是谁？在十三个管带中，曾出洋留学而懂得英文的闽人管带，唯萨镇冰、林颖启两人而已。

刘公岛陷落后，北洋舰队至此全部覆灭。

四、威海战后东山再起

威海战败，清政府把北洋海军官兵全部罢遣。萨镇冰罢职回到福州。九月十一日，夫人去世，卒年仅三十八岁。萨宦途挫折，中年失偶，处境是很悲惨的。他赋闲在家，“在城内就叶绅、刘绅之聘，教习各子弟西学”^①。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狂，企图瓜分中国。因山东教案问题，德国军舰三艘突入胶州湾，夺我炮台。继而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俄租旅顺、大连。北洋海军连根据地也丢失了。《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上书皇帝，痛陈割地赔款之害，吁请“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倡议实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接受改良派的

^①上海《益闻录》第十八册第二〇〇页。

主张，发动“戊戌变法”，颁发了“明定国是”的诏书，一面上谕军机大臣：“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一面下诏广求人才，破格录用。

前此，张之洞创练一支新军，号江南自强军。后又按江南各炮台分为四路，设总管炮台官四员，萨镇冰已被起用为吴淞炮台总台官。张之洞在江南创练的自强军，实际上只有十三营，共三千一百七十人。委洋员德人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张之洞调回湖广总督本任后，自强军交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续练，刘将该军移驻吴淞，萨受荐为帮统带。后来由于清政府要整顿船政，先后向德国购买《海容》、《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向英国订购《海天》、《海圻》两舰，以及甲午战时定购的《飞霆》、《飞鹰》两舰和《辰》、《宿》、《列》、《张》四雷艇先后到华，并将《通济》改为练习舰，遂又用萨镇冰为《通济》舰长。当时，郑孝胥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章京，清代官名，满语管事的意思，办理行政的官员）颇负一时之望，应诏上摺保举萨镇冰，摺中有几段赞萨的话：“在英国日，已为英国海军提督所激赏，称其坚忍勤能，堪胜将帅之任”，“后充吴淞炮台官，于所管之事，一毫不肯苟且，凡应办者，公费不足，辄以薪水继之”，“该员本习水师及到自卫（自强）军后，复习陆战，其精进勤学，非寻常所及。凡水师学生升擢至为管驾，莫不渐骄渐惰，旧学多荒，如上桅舁水诸项技艺，身为将领而优能者，唯萨镇冰一人而已。大抵该员操守第一，勤能忠贞亦罕其匹”。摺上第二年，即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乙卯），慈禧太后召见叶祖珪、萨镇冰，并下懿旨：“前北洋海军副将叶祖珪著开复革职处分，并赏加提督衔。副将衔补用参将萨镇冰，著赏加总兵衔”^①。不久叶祖珪任北洋水师统领，萨镇冰为北洋

^①《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四。

水师帮统。同年，《海天》、《海圻》两舰到华，这两艘姊妹舰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舰。《海圻》有四千三百余吨，配有21生的大炮，火力很强。萨镇冰兼任《海圻》舰长。

戊戌维新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同年6月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在此之前，他们调集军舰聚集于大沽口。当时，海军正统领叶祖珪驻《海容》舰被困于大沽口，《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鱼雷艇在大沽修配，已被联军所夺，但海岸的防卫力量还是比较雄厚的，而且萨镇冰所率的《海筹》、《海琛》、《海天》、《海圻》等九舰，均在登州附近一带海域弋巡，离大沽口不远，只要清政府采取坚决抵抗的措施，尚能抵御侵略者对大沽炮台的进攻。

6月17日，侵略军进攻大沽炮台，炮台守将罗荣光率爱国官兵奋勇迎战。敌舰被击伤的有十艘之多。而萨镇冰所率兵舰当时并没有赴援，《海容》亦坐困待毙。罗荣光等终因弹尽援绝，炮台失陷，守军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萨镇冰所率各舰泊于山东庙岛。清政府原命山东巡抚袁世凯入京防卫，袁不敢公开抗拒，只派少数兵力到直鲁边界应付一下，实际是按兵不动。袁世凯一面与南方“中立”的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勾结帝国主义驻烟台的领事，“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一面怕泊在山东的萨镇冰军舰会引火烧身，遂移书请各舰驶入长江，“以避敌锋”。于是刘冠雄、李鼎新等都率舰纷纷南下。只有萨自己所乘的《海圻》军舰，“坚泊不动”。萨所为何事呢？而是“请蓬莱一带的教士侨民悉数下船，殷勤招待，乱事过后，方送上岸”。当然，对于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洋人，所谓“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的过火行动，萨镇冰这样做，客观上未可厚非，但他对困守大沽口炮台的罗荣光部和《海容》等舰不主动赴援，相

反“那时正有美国大巡洋舰《阿利干》号（Oregon）在庙岛附近触礁，《海圻》又驶往救护，美国国会闻讯，立即驰函道谢。《阿利干》舰长申谢之余，也恳劝萨南下，于是《海圻》才开入江阴”^①。美国舰长之所以恳劝萨镇冰南下，是含有感恩之意。萨镇冰对当时义和团运动，只看到它笼统排外的缺点，这难免要和当时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和歪曲，表现相同的立场。这些人是把义和团当作“拳匪”、“拳祸”、“拳乱”的。萨镇冰南下之后，接着便同盛宣怀和江海关道余联沅（刘坤一、张之洞授权的），以及先期来沪的刘冠雄、李鼎新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炮制了所谓《东南保护约款》，明白保护“洋人、教堂、教民”，保护“中外人士生命财产”、“禁止谣言，严拿匪徒”，以换取达成“各国舰队亦勿扰长江流域”等互不侵犯的交易。会商结果，“得其许可，由是中外遂以相安”^②。因此，萨率舰集中江阴，所谓“协助防守东南各省”，实际是在帝国主义的许可下，由中国舰队来代替帝国主义舰队，去“严拿匪徒”，去镇压义和团。萨镇冰的舰队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破坏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能集中力量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这就是旧海军史上所歌颂的萨镇冰、刘冠雄、李鼎新等“协助防守东南各省”，所谓“东南互保”的实质。

一九〇三年六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清政府“以记名提督叶祖珪为浙江温州镇总兵官”，七月二十八日，“以记名水师总兵萨镇冰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不久，萨镇冰又升为北洋水师统领。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六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因总理南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死于上海，清政府遂以萨

^①冰心：《记萨镇冰先生》。

^②《海军大事记》。

镇冰为广东水师提督^①，后又任总理南北洋海军。一九〇八年八月间，清政府又“准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知府万钟元收佩日本所赠旭日勋章”。同年，萨镇冰奏请每年派舰访问南洋抚慰侨胞，得到清政府的采纳。他亲自乘坐《海圻》前往，使海外华侨感到祖国的关怀，这是我国政府宣抚华侨之始，萨镇冰从此得到华侨的敬重。为后来历次出洋募款救灾，铺好一条道路，而他的声望也著于海外了。

一九〇九年二月十九日，清政府派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和提督萨镇冰筹备海军。七月十五日，又派郡王銜贝勒载洵（光绪皇帝弟）和萨镇冰为筹备海军大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并赏贝勒载洵、载涛、毓朗一等第二宝星，陆军部尚书铁良、海军提督萨镇冰一等第三宝星。此时，萨镇冰已与王公相媲，地位是相当高了。他把南北洋海军收归统一，将大小舰艇四十余只分为巡洋，长江两舰队。巡洋舰队以“四海”（《海圻》、《海容》、《海琛》、《海筹》）为主力，长江舰队则以“六楚四江”为主。（六楚即《楚豫》、《楚泰》、《楚观》、《楚谦》、《楚同》、《楚有》；四江即《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海”字号军舰大都是德国造的，均在二千九百吨以上。“六楚”则为七百吨，“四江”则为五百吨，多是日本制。九月，清政府派载洵和萨镇冰为查勘军港大臣，赴沿江沿海各省调查，勘定以象山为军港，会同闽浙总督松寿，浙江巡抚增蕴，到象山行开幕典礼。十月，又同载洵赴英、法、意、奥、德、俄等国考察海军学校、船炮厂、军港等处，然后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京。一九一〇年秋，萨和载洵又前往日本、美国考察，同年十一月返京。回国后，清政府把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萨镇冰为海军统制。

^①《光绪朝东华录》总五三四二页。